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六十八

餘姚黃宗義編

碑二

施義烈廟碑

周鼎

皇明成化十有一年春桐村牧預修杭州府誌按舊誌載宋殿前司後軍帥施全義烈事全挾刃於道候秦檜入朝遮刺之不中送棘寺檜引問曰汝心風乎曰我非心風舉天下欲復仇汝獨不肯我故殺汝遂磔於市太

學生為立碑伍胥廟前碑近亡嗟夫豫讓欲手刃趙襄子而襄子殺讓全欲刺檜而竟為檜所磔二事同也然有大不同者智氏之亡無足為天下輕重使讓之志行僅快其在我者之恩仇耳使全而獲行其志焉則金人猶將曰南朝有人無所恃而肆諸將勤王之師必不由中而沮大姦去而天心自回士氣自奮父兄之讐有可復之機中原不至於板蕩而莫之為也二子之義烈皆足以千古不死使事功或成讓其亞於全矣矧智伯

以國士遇讓而讓以國士報之公義私恩固兼盡焉全
此舉純乎公義非有所私報於岳武穆也抑武穆之國
爾忘身大有所感發歟張巡許遠之同日死者皆巡遠
有以激勸之耳全之事又同此也太學生亦將以天下
之大義激萬世之同有是心者歟惜亡其姓氏無考杭
父老嘗祠全於碑所祠壞而附祀於伍廟左廡廟毀於
往歲甲午今與鎮海樓城隍康張諸廟皆次第新作為
補此記與劉邦彥議刻諸石亦志乘中所不可少者也

懷賢弔古之士每致意於岳祠而於全無一言焉牧此記可不作乎有官君子治民事神其毋以文辭視之

南樂縣倉頡廟碑銘

邵寶

南樂侯王汝昭為邑之明年改建倉頡氏之廟廟成樹碑中庭以麗牲焉因刻歲月而屬寶書之寶未嘗習古文其何敢執筆於斯惟頡為黃帝史臣寶始造鳥跡之書厥後變為古文古文變籀籀變而大篆而小篆而隸隸之變為真為行為草由今之真行草而視古文則遠

甚矣然其形聲之類皆頡之遺也顧雖不敢抑何能忘
贊頌哉夫頡始制文以代結繩萬世宗之宗之則宜祀
之然而后稷以穀勾龍以土萬世通祀而頡也不與嗚
呼頡而上有伏羲氏伏羲氏八卦文之肇也頡而下有
仲尼氏仲尼氏六經文之成也頡之功孰與二聖故萬
世知二聖之功頡不與焉豈其下於稷與龍哉或曰微
頡斯文亦有制者世運之相承不得不然頡奚其功雖
然頡為之是頡之功也况飲食必祭示不忘本古之道

也而操簡握管記事立言者獨可以不知頡乎物原其
初事究其所從始頡既不得通祀茲其故邦廟其可不
崇王侯之政於是為大矣侯名德無錫人銘曰

維魏之西維衛之東有神斯功曰倉頡氏維文之宗侯
行其庭慨其蕪落仍有作宮以妥神贊頌在碑惟頡
之功惟天之機惟物之象惟民之宜前義後尼建立三
極頡於其間亦克有力相彼鳥跡在古猶今頡神雖亡
其存者心斯宮斯享尚時歆之

漢愍帝碑

邵寶

世有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為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為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寶在領郡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

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祀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為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先儒筆削之旨終託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他

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舉動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義廣才踈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賊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

以義而起者嗚呼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即動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怪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

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况職在守土乎是故寶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韙不敢辭

吳郡治水之碑

王鏊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之間最苦多雨蘇湖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於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

應天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蜀李公方著名績詔
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
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
君如瓌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無
疆之利博訪羣策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
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
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
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

墳墓其上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
中徐侍郎貫濬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
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
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臌脹為病四肢百
脉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橫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
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濬海地勢高仰
鑿之覆引水入內為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詔行事耳
民固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

地賦功量功賦役何淺深計遠邇力多賦諸近財分取
諸遠而蘇獨任財才之半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
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一衆心競勸率未
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攢如星函奮如雨謹呼之聲
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矣初白茆自北達於江河形
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
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
三十三丈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為塘

為洪為港為涇為淩者凡十有九又於宜興濬百瀆武進無錫濬桃花港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申港利港橫市河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闊十八丈又於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淩吳江濬長橋一帶引湖水散澱山等湖崑山濬趙屯太盈道褐等浦其為浦為港為涇為洪尤多皆如瓌所理也白

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闕則為石閘一陽承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吳淞之交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闕又為石閘一蓋疏宜興湖州諸闕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闕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元年四

月訖工是役也為工凡四十一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若干米為石若干費亦大矣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隳之易故曰功者難成而易壞者也東南之水古人治之多矣至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治之正統間則又壞故周文襄治之景泰中則又壞故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則又壞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䟽濬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予家於吳嘉公之績之

有成又欲其久而不壞也刻碑河上以示後之人銘曰

清濁肇奠勢東南傾萬流趨之赴於滄溟厥趨未至太湖是匯三江分流朝宗斯沛神禹之績萬世攸賴三江既涸水乃潰溢大浸稽天傷我稼穡當宁患之命我今公許以便宜為朕司空公來湖上詢民之瘼白茆吳淞三江故蹟故蹟久闕河則為虐乃經乃謀乃䟽乃鑿萬夫子來其集如雲勞民以佚勞乃不勤三閼既䟽百川來同吳民謹呼司空之功公曰何功奉詔之旨古亦有

言行所無事無事之事民乃莫安刻碑河上以眎不刊

盱江書院碑

李夢陽

盱江蓋古有書院今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嶽廟而為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於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顧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月予至建昌府安知府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超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清亦慎密人也聞予言一日

而毀其城內外鬼祠盡蓋十有五處十四處小為社學
乃其一為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置為廟為堂為齋為
閣為號房為垣為門為坊擇士集而講習是廟故入租
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又鳴山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今
其田悉歸之書院即以膳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
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民居犬牙入者如其直取
焉諸所總之知府奎責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蘭
斌又咸克慎襄厥嘉事予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

喟然而歎曰嗟乎予今乃知利之為禍之大也蓋其上
俗重賈而輕業儒其言曰夫賈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算
相當即不偶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効逃者也即中科
第有官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黨然逝其供膳積費
不償所亡矣况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
亦利耳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
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學
以事其君今謂儒一切圖他日田宅衣馬而為是業誠

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固義也實則利其終也至於無君父師友茲其禍不可畏哉予既令創其書院擇士集習於中復書其土俗於碑俾遊於斯者覽焉知吾之業非為有官職圖田宅衣馬苟志田宅衣馬莫若從其俗為賈毋混處以禍吾儒

子游言公祠堂碑 桑悅

吾邑子游言公北遊而學孔子之道得其文學一體以歸為東吳興文學之祖大江而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

宋慶元間孫君應時宰吾邑增廟於學宮之東後令王君燾加意存其後人其廟累代修輯至今惟祠之於家者或有興廢繫時與人何如本朝巡撫工部尚書周公忱及健令甘君澤皆鼎新之後燬於鄰災四明之慈谿楊侯子器由名進士知邑事至任拳拳以稽古崇德為事於公之肩周其學歎婚其未匹既為屋數楹以妥公神仍置田若干畝資延世祀祠成公之六十四代孫江以記求予言予觀應時嘗求紫陽朱子為之記凡公高

弟聖門與能過化於吳大畧朱子言之已詳予何敢贅
一辭獨公在當時以文學名獲居四科之列公之所為
文學者當以為鄉之後人告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何如其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是故聖
人學文於天地賢者學文於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為
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也然則公之文學又何如
其文學哉觀其為學必欲知本燕居必論禮取人必以
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謂其敏於聞道道即吾夫

子聞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文學乃入聖師文學之階
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若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又以言語文字為文學也
以言語文字為文學特藝焉而已耳所以漢唐諸書以
儒林文藝分為二傳抑彼揚此意深有在杜子美詩亦
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若公之文章誠可謂道德
傳聞者果可以小技目之歟今去公二千餘年而世之
名為儒者不過舖啜簡冊二尺四寸之糟粕為出入口

耳四寸之妙用就使其文其學華藻如相如勤篤如元
凱亦畫餅充饑曷足以窺聖學之一斑而况識淺謏聞
之士稍能呼風喝月抽黃配白即以小才自恃渴思吞
海狂欲上天不復知身心為何物甚至剽竊章句惟取
掇拾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學寧不有玷公之文學乎
學公之文學必以求道為主等而上之見道卓爾則顏
子之文學在是由是優而游之不知由之乃孔子之文
學也嗚呼是可一蹴而至否耶人能學公之文學則不

死公之心庶幾齋心以祀公者無窮而凡暗室屋漏之中明牕淨几之下皆為廟公之祠宇者矣古稱王謝崔盧謂之高門然則為公之子孫者則又何如苟能不墜家學之傳斯為公之佳子孫以是為一瓣香為五十席為十七物以供以獻猶為過之而今日之梁棟亦可化萬間之廣廈大庇學公之徒也予辱與公為後進雖願學孔子而景仰於公者自卅角以至白首亦非一日故記公之祠遂述公文學之實以勉鄉之人并公之後人

亦因以自勉

平蠻碑 桑悅

皇帝治天下七載四方寧謐惟西廣巢賊屢經斬艾藤
芽稍茁時復陸梁永安生獍成萬攻圍州治且結構修
仁荔浦等邑沿府江惡黨阻截江道軍民大擾監察御
史林公廷選巡按廣西堅於用兵自新不忒遂會議馳
驛奏聞命下爰整六師期旦夕吹氛爭先是年三月守
興安指揮麻林謀報湖廣武岡之揚崗苗二千餘出抄

掠居民列營於西延石谿千戶唐瑛總甲葛明鑑迎敵
而殞虜益鷗張林公即擢副使武君清督行都指揮事
指揮楊觀嚴兵於魯塘咸水諸處分布又款熟徭於要
地賞罰嚴明人奮其勇右布政司黎君福僉事王君本
儉又協相其間斬首三百級生擒一百五十諸苗賊遠
遁一方底寧至冬遂舉永安之師總鎮太監王公敬總
督都御史閔公珪總兵伏羌伯毛公銳又同林公俱臨
平樂駐劄昭平總計三廣官軍狼兵達軍民款多寡分

為四哨會委副總兵郭君鉉副使武君清統兵從荔浦
洗府江西岸諸邨左叅將毛君倫僉事劉君信從五屯
除西鄉諸賊巢自象州修仁直掃六崗等穴則屬之右
叅將歐君磐叅議吳君昭自廣西盡平府江東岸等地
則畀之遊擊王君永僉事王君本儉又調僉事黎君鼎
巡賀縣截漏逋會遊擊侯得雋叅政徐君鏞繼饋無缺
乏僉事陳君焯閱視紀功惟謹其西東水陸攻城北面
恐賊覓途潛逸則別令副使向君榮指揮楊觀背腹夾

攻設網既密脫目者寡太監張公瑄又輸資助軍究心
贊畫克成厥功共破村寨巖崗一百八十處斬首六千
級奪回被擄男女四千四名口俘獲賊屬及賊器械俱
無算我師大捷無亡矢遺鏃之患四月二十六日班師
攻各巖崗凡險阻莫上歷代為賊長城率不可拔者熏
搜扒擊今皆化為齏粉惟郭武所分通天巖賊憑高下
矢石我師攻圍月餘其固如故今總督右都御史唐公
珣初下車即星馳至平樂督戰益力衆勇智俱奮巖遂

破時郭已擢漕運總兵去軍歐繼郭為副帥奉唐公區
畫經理府江無不順流予觀我朝命將出師有事南夷
其功莫偉於是也初功將成閔公已擢南京刑部尚書
之任自出師而旋其間運籌進討覈實功次委任得人
勸懲有道無不用命用是賊衆數十年螫虐之患一旦
盡平謂非林公始終其功耶東漢大將軍竇憲既破匈
奴當時威靈氣焰亦必烜赫宇宙不旋踵野煙沙草磨
滅殆盡班固為作勒燕然銘有斬溫禺繫鼓戮石逐膏

鋒之句藉此轟震千古若林公者集羣策協衆力平蠻之功無愧於古可以紀述以見我朝武功之盛挾雷霆而共迅配日月而並明者哉宜磨桂山之石勒予言以傳之不朽銘曰

自古南夷或臣或叛充國董威新恩彌亂有如孔明生擒孟獲有如狄青崑崙夜克永安接壤四面生夷膠膠府江化為鯨鯢文武協謀分哨進討無險不登無堅不搗少壯誅死僵尸如麻高巖漬血凝帶殘霞獻馘連連

千牛行酒宜築京觀以懾羣醜邊患底平其功何屬曰
惟柱史終始提督捷音聞朝天喜滿容定膺爵賞以示
褒崇昔漢竇憲大摧匈奴燕然勒銘孟堅秉筆歐詩南
獠韓疏黃家我勒斯銘昭代之華

馬平縣儒學科甲題名碑

桑悅

唐虞之才出於推薦周始行鄉舉里選之法鄉大夫貢
賢能之書王祭司祿而受之藏於天府今鄉會二試登
名者有錄蓋昉於此唐時登進士第者題名雁塔宋立

進士題名石刻於禮部國朝又立之於胄監京師所為
四方標準若然則府州縣學重刻本學科甲之名以見
人材之盛以為山川之光非以義起者歟馬平科甲代
不乏人號小莆陽宋景祐間甘君翔又嘗一占掄魁實
為嶺南文獻之邑大明洪武初賢才益盛非郡學可容
因各建學以便絃誦自是進士則有蕭君文秋元則有
計君宗道其地得雋發解每大比不下數十人分入郡學
成名者又在格外縣令潮陽鄭君頊掌教賓州宋君遠

司訓蒼梧李君昇等懼本學先後登一第者其名久而湮滅相與伐石題名以圖不朽求予詔之以言夫人之名文詔之然響隨呼滅是故常人之名不出十里君子之名能揚四海聖賢之名能傳千古今則勒之於錄刻之於石非可揚可傳之一事歟嗚呼莫堅於石然石之刻於人者有盡莫脆於人然人之刻於石者無窮曹娥郭有道峴山等碑炙野火而礪牛角化為朽壤已久今則因其人而思其石屹然拄空者常存是非人之能刻

其石耶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文中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諸君子仕學之間一毫天理未純人欲未盡則見之事業公焉而揉之以私王焉而雜之以霸又安能光明俊偉以示天下後世哉學必為己仕必為人明德新民兩造其極夫如是則於名也欲離之而愈合欲遠之而愈近吾知今日之石雖細書之而遐邇共睹大莫踰焉雖淺刻之而歲月不磨深莫踰焉斯石之遭如何傳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諸君盍共勉之頊等進曰班孟堅作勒燕然銘韓昌黎作送李愿歸盤谷記柳刺史作柳州東亭記當時畢刻於石今石皆何在若此者不可枚舉茲又因其文而思其石則又刻石於文者斯石之遭不在先生之文乎予應之曰不敢當不敢當當與諸君交相勉

平香爐山碑

周廷用

貴陽清平東北四十里有山曰香爐巉巖岌業高出萬仞諸山環列若戈鋌相向連亘三四層鳥道攀緣而上

一可容百萬人煙雲出沒合沓蜿蜒不可名狀望之者皆以為窮地之峻極天之險有一人荷戟萬夫趨趨之勢劔閣孟門靡曰固鎮我明正統間苗有韋同烈者憑阻作昏以張狼戾朝廷命徂征七月弗克勉以撫順班師正德丙子春叛苗阿傍阿肉阿皆阿義諸黨扇行妖孽復據舊巢列柵數十里掠集粟稻堅利鋒刃以拒大順意靈誅或可逃也守臣以事聞天子憂焉乃下司馬議當勦上臨軒授勅曰爾巡撫右副都御史鄒文盛往

即入任總理調度維撫維勤以生貴人爾鎮守太監李
鎮離爾城守協心翊輔罔或誕慢以負朕心爾總兵官
李昂暨湖廣副總兵官李瑾張皇六師振耀邊鄙用命
者賞弗用命者戮以成厥勲爾巡按御史周文光紀驗
俘馘簡閱必實毋濫以啓冒毋刻以蔑功命下諸臣受
惟謹巡撫公曰艱哉武不可究宜撫之衆如議廼命叅
議蔡潮都指揮潘勳王麟先後往諭冀其有順苗方怙
恃憑陵殺我軍士都指揮權繼武死焉列燄薰熾蹂躪

衛邑睢盱伊喙背辭僭號雖百喙弗能解己皆曰醜類
之不我命罪當誅諸公因誓衆曰惟朝廷畀茲重任予
數人予數人何敢不力况文武諸司罔敢不從志曰左
布政使趙文奎按察使林長繁汝二人釐茲城社以贊
戎理予等暨事事者咸往焉九月二十一日諸公往蒞
軍在合示方畧分布營壘曰叅將洛忠汝隸前壘軍兵
六千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劉麟陶霖汝二人隸右壘
軍兵五千五百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祝鎮王璽隸左

壘軍兵五千五百人汝共統之有前前壘軍兵六千四百人有右右壘軍兵五千九百人都指揮許詔葉曇楊淮三人分統之曰宣慰彭明輔彭九霄汝其約束步兵各以時力戰曰將材余大綸汝徃巡視諸壘曰僉事詹源汝監前左二壘曰副使李麟叅議蔡潮汝監左右二壘曰僉事許效廉汝監左右壘曰叅政胡濂惟整理糧餉幣物曰前有將軍營二總兵帷幄居中以號令焉營壁整肅師旅鞠陳既禡於山刻日進勦苗恃頡頏狂奔

叫呶罔知天罰十月初三日我軍乘其不備掩襲前進
殺苗賊一百人土兵答直可宜為苗所縛令妻孥揮刀
割肉如雨尼我士氣兵乃不恤創巨具以苗穴虛實仍
號於衆三軍之氣用是益振苗猶不挫方且刻木為盟
約都黎都蘭天漂天霸龍頭龍對苗百萬人欲內外策
應以寇我營軍中密以聞鎮巡公因言於衆曰用兵貴
謀集謀貴賞今盍以賞激耶衆俞懸千金於軍門有能
先登者授十月十四日夜三更永順土軍數人奮其謀

勇架木懸繩援崖而上是夜雷雨大作苗方安睡軍遂屠守路者數人遇柝者殺之柝馬遇鑼者殺之鑼馬遇鼓者殺之鼓馬俟衆軍登者數百人然後毀柵燔巢鼓譟而入各壘軍士拔幟齊上鋒鏑交接震聲四達迎刃授首勢若破竹計窮亡命者奔突絕頂五百餘人次日皆捕殺之斬首二千人俘獲男女五百人面縛首惡二十人賊所蓄者曰牛羊曰米稻曰衣服曰皮革曰器械咸為軍兵有焉脅從之黨暨素所弗悛者膽泣神褫悉

願聽撫諸公皆縱之蓋不欲黷武也十一月二十二日
以捷奏上御奉天殿受羣臣賀策勲論功曰巡撫都御
史增爵一級任子一人鎮守太監增祿十石任弟姪一
人貴州總兵官湖廣副總兵官各增爵一級任子一人俱
錦衣衛世襲百戶紀功御史增爵一級俟京職擢用其
有功文武諸臣各加官爵賞有差噫茲舉也上以紓一
人之憂恢拓邊裔下以破萬年之險大振天聲鏗鉤炳
耀盪人耳目厥功何偉哉廷用不佞請勒諸石以垂後

裔用以獻其文曰

貴陽荒徼時維外藩限山作鎮界石為垣曰有爐嶺險
踰劍門三苗素窟憑此作昏粵惟正統大肆陸梁我皇
赫怒出車千驥彌師七月成功未襄收旂旋旆示以歸
王阿傍阿苗扇此毒虐狺狺嘯聚於山之落嗜為寇亂
恣行剽掠滔天阻兵氣燄薰灼越自丙子至於丁丑彼
數衛邑阻絕林阜憑據勢勝萬夫莫有屠我軍民戕我
官守憲臣䟽聞天子屢慮廼命鎮巡兵旅大峙授以軍

機降以睿旨奕奕金戈英英虎士撫臣爰言武不可既
載示皇仁載諭聖意維彼小醜愈恣克肆暴非德馴狂
罔言示乃用羣謀乃調士卒土兵官軍桓桓仡仡叅以
文武分以營壁禡以良時攻用吉日犄角聿布貔貅載
陳統以諸部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慧雲乃樹電幟
乃駕颼輪彼苗何恃恃此層山山不可恃天罰攸于矯
矯勇士懼此克殘揮肉亂墜凜不動顏且言虛實告示
同班我士益勵我兵益揚懸以千金義士奮強下攻九

地上入穹蒼陵彼巢穴伐鼓琅琅衆軍咆哮排山登陴
萬刃雜沓噍類無遺橫屍成嶺流血為池遠近苗裔納
款來思馬騰而驤士飽而樂貴之卒夫解甲生活貴之
婦女迎門笑躍破險除堯邊疆再拓捷書上奏乃開明
堂論功授賞金幣輝煌曰茲文武實惟忠良於鑠竒功
昭徹遐荒勒茲隆碣永代熙明

水仙大王廟碑

楊循吉

人有曲直必告諸吏至於水火疾病之厄吏無能焉神

斯專之神之治人比於吏而其可憑過之何也吏不能
皆公神則無不公者焉故人之憑神甚於憑吏寧欺吏
不寧欺神也吾鄉世事水仙大王王建炎天子之所封
也鄉人之視他神尤貴鄉人有事則告惟大王之神在
上巍巍而聽之若受焉者及其歸而或賜之或不賜之
又若有分別者蓋誠有吏職焉然人得賜於神則喜不
得賜於神不怒則神之尊吏不得參焉非其公之至也
又烏以若此嗚呼有良吏或易而去神一而已則吾鄉

人其敢不虔矣乎夫牲醴錢幣所以報也若夫無辭以宣神德神謂人莫知其公焉故碑

御史中丞西蜀張公靖皖紀事碑

莫如忠

皇明隆慶六載御史中丞西蜀張公奉命秉鉞江南會所部皖郡兵變建議戡定之於裨國體甚大其事足紀云皖故濱江要害郡也先朝專勅守備武臣駐其地督衛所諸官兵日夕邏江上以備警法至周慎矣歲久而敵邏卒不備盜迺身自為盜皖遂為盜藪積且有年會

近例嚴捕盜令而皖獨白晝殺掠如故延及郡城旬而
三劫居民當道者論罷郡守更置之則以查守代守奉
當道者檄跡盜而盜乃邏卒也主名二伯人黨羽無算
莫可誰何則姑建議城卒與江卒更番示均勞逸實寓
潛消意云行之數月盜警果息而武弁之分轄江洋故
嘗與邏卒賄而相蒙者無所得利啣忿滋深顧未有間
會懷寧邑尉司夜巡杖一城卒則故江卒也奮臂起捩
尉隙自此構而武弁首禍者夜誘故江卒畢集為危言

激之曰奈何挺尉業已抵法旦且不免曷不遂大逞等
死耳且有十一相全聞者響應即昔所相蒙思亂者也
乃聚而曰吾計必反顧羽翼弗張奈何則誘其寮之司
屯政者召屯卒納之城合千餘人既而曰兵且集矣器
械弗具奈何則誘其寮之司篆者啓公帑刀戟人授之
一器諸武弁者廼遂申飭之躬率以往旗纛神祠為歆
血盟蓋其年閏二月七日之夕也旦日叛卒白其情守
備守備弗禁則羣噪而前撻邑尉執郡倅聲言入劫郡

藏拒之不果則豎旗幟垂城大呼金鼓動地恣行擄掠
不嫌輒奮擊殺人燬居廬詭稱郡激變驛報遠近張皇
城書局不啓要郡中公移不為適當是時張公銜督撫
命蓋未下車也甫乘傳經蘄黃行且抵皖界聞變則兼
程馳進以是月十有一日抵皖界邑大湖諸武弁不虞
公猝至膽為之奪城乃啓會九江兵使者張觀察以單
車臨之而叛者稍輯然皖士民洶洶莫必其命則見以
為幕府且至填撫我而公方期會前幕府於南都須代

乃得當一面權而又不忍去危城失士民望乃身擁一
旅從皖下邑桐城陸道亟馳南都而以所携家衆休舍
皖城時母夫人在行間皖武弁真相告曰太母在是幕
府必無意督過我矣遂不復逞而郡士民始帖席公入
南都則毅然倡議以謂法不可假且非獨一郡憂也江
南諸郡實胥觀望而令得縱謂紀綱何時大司馬石首
王公操江御史中丞儀封張公兵科給舍大治周公巡
江侍御沔陽楊公皆議與公協公甫啓篆亟上其事於

朝具列變所由起其畧謂指揮某造謀首禍指揮某擅發軍器指揮某擅調屯軍守備某觀望故縱及叛卒渠魁某某輩故皆江洋賊黨憑藉武弁叛亂法所不赦云會守緣故事詣臺謁公受約束公密進而策之曰此屬即暫革面其心固自危又多為耳目知余䟽且行謀絀矣有如亡命復逞江上為之奈何若宜出其不意先處置以須朝命毋生得失守唯唯公又策之曰余授若檄余奉勅得逮繫四品武弁彼叛卒渠魁從便宜亟捕不

者勒密為之所毋踈虞守唯唯公又笑之曰余再授若
檄撫諸脅從盡宥弗治若渠魁既得亟出此揭之通衢
令無恐守唯唯諸所指示具有成畫時三月五日也而
兩檄方屬草未及授守會有先入構言螫守者禍且叵
測守即以是夕間行出南都公聞之搯腕曰守行而檄
不與俱事殆矣彼安所操以擒叛會懷寧丞護公家室
至公即手兩檄與丞誠囊以出密授守守從龍江關得
檄亟馳還郡則首禍者果復以訛言鼓叛卒謀大逞守

悉遵公方畧先期密遣壯勇跡叛卒首惡物色之遂以是月十有二日部署民兵外隊使衛倉庫截要害固城守張聲援咸事事而以曩所屬跡叛壯勇分捕遇諸市猶有敢格鬪者守出檄示之曰幕府固命我勦捕若惟所便則士民協力咸進生得賊二十餘名皆公䟽中所列無一脫者而黨羽猶未解守復出檄示之曰幕府固命我脅從弗問盡散去而諸武弁杜門竄匿莫測所為守又出檄示之曰幕府固命我繫逮若如勅旨則諸武

弁咸自繫投獄凡此種種籌畫皆公耳提面命守者也時武弁有詭托以運糧行者捕及之於淮即庇者多方公弗為貸居無何而上俞公前疏命錦衣官校械繫諸武弁詔獄而以叛卒屬公訊治戮於市傳首諸郡昭示天下公因請特建置應天兵使者駐節江上弗復以九江道遙制之自是法度寧一寇警晏然何啻皖郡即江南諸郡賴之其為國家規久遠蓋如此會守以浮議并械詔獄公慨然疏救之其畧以為夫安慶府知府查志

隆敏才強力別弊愛人前者擒叛而士民扞衛及今詔
逮而老幼悲號賢聲在郡邑公論在朝廷宜特宥之為
任事者勸疏上守竟事白不奪前官優調守雲間有循
良之績如忠因得詳皖事而嘉公之能抗直舉賢也公
聞毅然動色曰余固才守然豈庇一守哉為朝廷申直
道惜人才爾即守居常頌揚公伐不啻口出而語及白
已事輒自挹損曰辱在疆事惶恤其軀職之不供實負
公德斯兩端者忠益交賢之有古祁奚叔向之風云公

蜀之銅梁人張觀察岳浙之餘姚人查守志隆浙之海
寧人論曰

紀法何可一日不振哉古之帝王宰制萬物役使羣衆
所賴以維持其間必有軌事之臣定傾於談笑之間指
顧而收成算者洵非紀法所賴耶當皖始發難時公未
在事也有如循守常轍弗蚤馳進填撫之事固未可測
已而捕叛時有如弗蚤決策專信任守即百守安能展
分寸哉已及事見功定而守困詔獄有如弗為䟽鳴其

寬無論守殆矣於國是何有哉公籌畫於事變紛糾之
會收功百全為國家修明法紀外不敢玩內不能奪斯
舉誠偉烈也可不謂忠與才合膽與智并文武全器屹
然社稷臣哉及若開誠布公保護善類非休休大臣孰
能當此者乎公勲庸滿江南去後所在見思靖皖蓋其
一事云



明文海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編修

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包文訓

謄錄監生臣朱續曾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六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碑三

興寧縣城隍廟碑祝允明

唐李陽冰記縉雲城隍神言祀典無之宋史謂城隍諸祠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非通祠魏慕容儼有一事云其地先有城隍神言有亦非常祀也陸游記寧德廟言自唐以來郡縣皆祭之又云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

明此非令式故城隍歷代咸不在祀典至本朝乃甚重
洪武初以公侯伯三等分封府州縣其號皆曰鑒察司
民顯佑後復去之而列常典與社稷均禮凡小大守臣
禮先夙祭誓於神然後蒞民施政朔望走謁祠祀厲則
牒邀神共臨之每行事拜以四皆懸著令甲盛之至矣
而民之私事者尤極恭肅遇事禱祈匍匐控叩即無事
亦以時瞻頓凜凜如事生遠近之所同也歲乙亥予來
宰興寧率國章弗敢弗虔於神邑地陋喜事鬼而於神

特嚴予以其正弗止也凡民有事兩自謂直不肯下家
族鄉侶判以理未遽服寧並走廟號於神矢之願福直
禍枉乃遂釋去雖沉痛重貨寘不復校以為神司之矣
至兩造於訟庭或有疑須左驗而人若券劑不存官將
諏於衆不願願即神共誓後便聽如所擬無復譁其崇
信祇畏如此然其始蓋誠然既習以玩則曲者亦恬然
為之又黷而已矣戊寅之歲予初考將盈每謁祠見頗
有未葺飾處稍以私錢整之因文於碑終為民徼於神

且以儆民焉夫甲乙儷詛豈雙直乎必有一欺神矣神不彰別善淫久將弛厥敬信焉又凡曲者既繆為之至不肖之舉殺刦姦偷亦瀆神以偉免請焉若是者彼固自為黠然實頑冥不靈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不爾聽也今而後願神直之小子才躋德涼臨事暗鈍政為多迷用弗闕於治或者信其愛人而不惑乎上下者又有之矣茲惟庸愚之效然而如傷之心絲縷眇眇可質於神神鑒之矣行當去此斯民者神之民也神既洞灼物隱

於素以予所知斯土汙習多岐有如刼禾奪婚侵防冒
田誣冢墓屠耕健輕身自毒是則最繁其甚者乃罵訐
健訟陵弱暴寡又甚者乃寇掠劉殺斯二大慙冒聲于
邑亦孔之醜惟神樞機其間先導之趨辟後布之祥殃
煌赫震厲俾潛遷於良良人益安歲穰物熙邑用大康
茲惟神之休長吏之志而黎人之攸企願欽事亡數敢
因以薦聞神其采諸

晉烈士廟碑

李濂

余讀遷史至程嬰公孫杵臼之事及左氏所紀提彌明
鉏麇之死靈輒之亡與夫韓獻子啓景公立孤之言未
嘗不掩卷悲怛引袂雪涕而泣下弗已也乃嘉靖癸未
秋余巡都邑至忻州之九原夫九原者晉卿大夫之葬
域趙宣孟之田邑也世家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如故
檀弓國語並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蓋即此地云
余駐馬遲徊詢程嬰杵臼韓獻子諸墓父老曰吾郡程
侯山乃嬰之故村韓溝乃獻子宅里逯家莊乃公孫中

社原頭左城公孫之東西社也三子者之墓在焉余因命父老導謁之出城南郭門則酹嬰墓反而出城北七里則酹杵臼墓又東南馳二十里則酹獻子墓晡而旋宵而永喟維緬諸烈士年代遼邈塋壟荒蕪非建祠以合祀之不可乃進郡大夫而諭之曰諸烈士風概在天壤間霆轟星耀震動千古矧茲故都也汝亟擇地而廟祀之翌日郡大夫報曰城西北一里有龍王廟焉撤淫祀正不亦可乎余往相之則見短碣伏草莽間篆刻莫

辨洗剔徐覽始知是廟為杵臼故祠乃白其事巡撫都御史長垣胡公巡按監察御史萊陽王君咸是之且謂余曰匪祠何以表烈匪碑何以昭遠盍紀其事而載之碑按宣子晉之賢大夫也下宮之變屠氏之無道極矣嬰朔之友也杵臼朔之客也獻子宣孟所薦士也杵臼死之嬰立之厥贊之卒滅屠而反其田邑可不謂難矣哉當宣子之驟諫也靈公患之鉏麇者受命於公而賊宣孟者也提彌明車右也靈輒翳桑之餓人也觸槐搏

葵接踵死焉倒戟報食不告亡焉皆感宣孟之義而奮
不顧身不可不謂之難也宜合祀之於是貌宣子於中
而厥嬰杵白彌明麇輒咸配食是故合祀之者禮也先
宣子者主也次獻子者貴也次嬰杵白者功也次彌明
麇輒者惟及其烈也春秋饗之者思也廟曰烈士者悼
也廟既成余作迎送神樂曲二章教忻之人於春秋饗
祀之日婆娑歌舞以樂神而并刻之石其辭曰

絙瑤瑟兮拊鼓巫緩節兮應舞神之來兮前素旗紛玉

珮兮光陸離風颯颯兮淒其若有言兮傷悲曰遭時兮
靡昌匪諸良兮疇襄聯虬駟兮徜徉澹忘歸兮樂故鄉
睨九原兮晉疆相顧歔歔兮涕泗浪浪

右迎神

終獻兮徹俎停律兮降羽靈濟濟兮既歆焱去我兮何
所太行委蛇兮滹沱東流吁嗟此邦兮神之樂丘春芳
菲兮秋黍胡不留兮容與陵谷變兮時代移遠有塚兮
近有祠英風萬祀兮在茲况我氓兮永思

右送神

會稽雙祠碑 文徵明

嘉靖廿有六年丁未十月會稽雙義祠成祀宋義士唐
公珏林公德暘也宋社既屋蒙古氏據有中夏不修政
教信用邪說首毀故宮為寺而宋諸陵之在會稽者悉
發而夷之以翦王氣姦僧楊璉真珈實倡率之珠襦玉
匣悉為攫取而投骨榛莽極其慳憾璉方貴橫莫敢傍
睨二公先後以他骨竄易而瘞之植冬青以志賦詩激

烈不勝遺黎悲慨之感未幾璉袞遺骸雜枯骼築為鎮南浮圖謂可以夷滅推盡而不知雅非蛇玉矣方二公舉事之時履危探險艱阻百出而卒潰於成其志亦烈矣顧正史不傳而其事雜出於元儒紀事之書其言不皆同而皆有所徵要為不誣也夫千載河清廢興有時開國之君往往以封植陵墓為首事而元之君臣乃首發諸陵以事厭勝於是乎有以知元祚之不永也或謂此皆姦僧之為而非元君之意按世祖以丙子下江南

丁丑二月即詔璉為江南總攝尋命以所發宋陵金寶
修天衣寺又以寧宗攢宮故地為泰寧寺其後以臺臣
言其盜用官物及流毒江南請正典刑而世祖竟赦不
殺雖嘗沒入土田家口尋給還之其委曲蔽覆蓋可見
矣初年秕政固無足言獨怪當時輔佐諸臣多一時名
碩亦有前宋遺老曾無一人興懷而奮身抗義乃出於
布衣韋帶之士其事有足慨者且其時宋已滅亡時移
運改二公者豈復有所覲乎說者謂其無所為而為高

義卓行比隆豫讓夫讓嘗受智伯國士之知以國士報之宜矣二公在宋魯不沾一命之榮而慷慨從事至於變服為丐鬻家具以需間關羈逆以圖即功其難易厚薄君子蓋能辨之矣稽之前史漢唐易世之後其陵寢亦多被發不知當是時亦有高義之士反蘩裡而掩之如二公者乎蓋有其人而不見紀載則夫二公之義雖謂之前無古人可也抑於是而有以知宋養士之厚而獲報之無已也縣故有祠在名宦祠之左歲久且敝南充

張君鑑以甲辰進士來知縣事考縣志得二公之事謂
公所為得名直以陵寢之故陵傍故多隙地依陵植祠
於事為宜歲時有事六陵以次及公祠與陵相為終始
亦庶幾二公之志也於是言於郡守吳江沈公啓公亟
俞其請相與成之以書屬徵明記其事為論次如此而
二公事始具於鄭元祐陶宗儀者不暇詳也

建武城碑

任瀚

夜郎為寇中國僭稱侯王自莊躡畧西極以來軍法所

不制蠻中惟夜郎部最號梟雄是稱都蠻竊據犍楚要害四塞險絕猿猴虎豹所宮即有孫吳提重兵壓境賊乘高客軍處其下如人射鵬雲中決皆向空功力俱喪故先朝諸將戰守多敗屈失利常置不問明興二百年間王師西下討罪前後數百戰訖無成功憲皇帝常勅大司馬提軍十八萬駐境上師老將罷纔搏一捷然所耗傷甚重得不補亡今聖神文武皇帝嗣位朝覲萬國薄海窮裔包奉貢獻無敢後時唯都蠻擁部落橫行塞

下數犯慶長高珙筠戎漸逼叙瀘所到疆土盡赤剝岬
人血肉以鬻邊氓野死無弔開府中丞魯公上疏言臣
待罪西垂不能絕邊患無所稱塞意旨願將戮力破蠻
赭其巢畧地以聞皇帝下閣臣議奏言蜀在中國為西
南重鎮叛不速討諸羌將望風起事蜀豈得全百官多
以蜀道艱難什倍塞漠噤不置可否間有以漢武使唐
蒙畧通夜郎事對不報閣臣遽入奏上取進止詔遣使
授中丞弓劔節斧行大將軍事聽自擇官中丞既受詔

督軍夜郎以左布政使成能叅政宮用伯龍兵巡副使
江僉事思充咸入贊計畫分局受事表請以南中軍都
督顯為節帥統制諸軍以故總兵成叅將澤等十二人
為偏將自宣撫效忠以下咸聽節制元年春三月中丞
南嚮誓師傳令軍中無殺降無縱亡匿敢有黷賄市奸
宣漏風指坐以黨叛伏誅臨敵首竄攜貳逗遛進退者
其斬以徇誓已密進顯計師所嚮顯議九絲城蠻中都
會自比漠南王庭蕃漢土著無賴亡命所歸地深阻不

猝得拔凌霄砦九絲便門都砦比東雷先擊便門次東
雷即王庭蚤晚可得獨凌霄王阿苟最桀黠蠻所怖畏
然喜貪賂遺封爵使通老啗令下關執其王并六酋帥
以獻羣獠奪氣夏五月軍襲落豹設伏擒四賊將取惡
淚坂進迫蠻營顯以牙校鯨將銳卒五千與成澤軍合
圍連決十餘戰城破賊敗走追斬二百級誅名王阿么
名賊將六七十人梟其頭夜郎都市夏六月以鎮雄兵三
千攻落亥鯨軍藍澗坂襲淇匡成軍董木與鎮雄兵犄

角攻蠻巢千餘賊迎敵決殊死戰執其兩名王斬首麾下盡收都砦部落秋七月始計取九絲城城據夜郎西山兩壁對望中阻長谷庫入谷兩陣夾攻無得脫者厓礮斗絕四十里三雄王壘其上控弦數萬王皆彊力曉軍事貫攻戰聞別柵既破益防隘拒險嚴矢石塹牢自衛顯使間諭三雄王大將軍用兵如神聲號聞海外今以百萬師摧兩砦如搏雛鷄理豈得逃能先事降我許待以不死蠻懼且遲回觀望不決部下乞降者二千四

百有奇秋八月令募郡國敢死惡少年增兵至十四萬
公按兵法分五部進各將二萬八千以行營副使江監
督諸軍事顯仁威引兵入黑冒軍其西斷呂部烏蒙豕
哦諸路成將所部出印霸軍其南以當芒部越窩牂牁
澤軍出穀爆陳其北以絕冉駝董下韓胡朝似闕軍得
窰口陳東北斷其內寇使毋猾餉道毋阨儲胥以資寇
食位祖軍西南與顯兵合五陳環絡如連珠緩急相應
兵既會賊出勁卒鏖柵下十餘遇皆北始退保兩壁間

乘城轉石發標弩下擊賊賊如電霰不休時鬼方多淫
雨玄霧晝冥彼堅持不下秋九月公傳檄責戰厲甚用
顯計令軍中厚賞賚土漢衝鋒死士使夜襲城會鯨等
將顯所用謀夜入帳中見顯謀言壘中以九日作社椎
牛大饗且見霖潦無搏戰理將弛兵酖酒自放顯密諭
諸將宜出不意迺夜發猿臂軍千人乘飛墜嚙枚取道
間關霧雨中遲明進薄城下斬守門者破關以入諸路
軍取鳥嘴為節刻期會戰起寅至午所格殺貫戰數百

人賊大披靡前軍引火炬燒城中國舍千餘炎燄張天
賊勢窮赴火墮崖谷死者數萬雄王皆棄壘走分兵大
索冬十月取次就擒都蠻至是盡滅計先後攻下城柵
六十有奇擒王三十六人俘斬四千六百有奇畧地四
百里還報闕庭皇帝御皇極殿傳制曰國有戎兵予不
敢臆決惟爾中丞哲肅勞瘁封疆能策諸將士破賊擒
王以速成丕功用奠西垂康靖我國家其晉爾右副都
御史顯以下爵賞有差其以九絲城為建武城置府衛

兵下控西南部落命所司伐蔡蒙石勒朕文武臣功使
能賦者銘其勞聲諸永世其辭曰

天王神聖威加九夏
黠胡為者坤之社其山
硤砢谷甜
聞蠶鼓開國來百戰
不得下鬼其讐之聲在
野狸晝號
守以虎豹不庭戒邊
櫓其誰使者徇西土
殿中有丞既
文且武願假旄鉞斬
桀虜丞哉飛檄怒濤
發英風颯爽
能起邊城八萬四千
戰死之白骨筆籌赤
牘肝膽壯勁
氣直上蒼龍闕雲旂
羽旂盪摩日月墨王
戕廖王刷落

豹芟落拓鈿長鍛夜擣雄王窟三十六碎領顛土有賸
壤戶有峰卒且蘭靡莫咋舌不敢唾襟揄叩砢狗飲
血斷出沒唳雀入淮化螭房雉入海化蜃先寇盜得險
化侯王窅窅建武城列雉天一方守者非忠賢能無化
豺狼蜀有天險上為劔閣下瞿塘割據自古昔可獨問
夜郎誰借明王三尺鍊為君世代誅豪彊蜀不割蠻不
屋蔡蒙補天之石高崒崒長與乾坤鎮南服無使三十
六王城下鬼夜哭

嶺東平三饒寇碑

黃佐

漢人有言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確哉言乎乃今徵之矣欽惟聖皇在宥啓迪鴻猷四海玄同臻於悠久夫朔南之相距固萬里也然德意所孚如在咫尺雖不軌不諛之徒時或孽牙其間亦皆闐然而服儵然而化殆猶日月容光必照而奚微小之遺哉自歲丁未倭奴窺潮東鄙戊午遂侵饒平於是逆賊張璉負固竊發始則肆行剽掠恐喝鄉衆以遏追

呼旋苞三饒築重城結圍寨以自固已而四往結聚大
埔則賊酋蕭雪峯程鄉則賊酋梁寧王朝曦王子雲南
洋則賊酋王伯宣煽動颺發海陸相為犄角自是流劫
於外跳梁而不可禦矣初破閩之雲霄鎮轉掠三河詭
執縣官要求招撫時方罹倭患瀕海所在盜起故璉得
以陽降陰叛而其徒因尊向之比陷鎮海衛破南靖縣
城遂逼豫章憲臣被害潮素號繁庶王伯宣復導倭奴
大行殺僇民不聊生莽多暴骨雖有良將遮守要害莫

可誰何三省乃各上其事於朝辛酉秋簡命少司馬兼
都憲百川張公起諸家食賜之璽書俾撫百粵與總兵
平江伯陳公興師討之復特勅代巡侍御蔡公紀覈功
次會議僉同廼下令選調漢達土目官軍合十萬有奇
而檄吾藩預備糧賞且逆慮其敗走不北入贛則東入
閩先遣奇兵萬人餉金萬兩趨往虔臺分發詔安和平
二哨以防守而又戒約閩之海道提師西過公遂移鎮
駐潮乃分我師為五道指授方畧刻期齊發密令大兵

臨寨則多方設奇預簡精卒持利戟勦滅梁寧以斷其
羽翼先鋒至寨生擒賊帥宋興璉已奪氣矣而王子雲
復被擒於程鄉前後俘馘數多璉漸窮蹙於時中哨由
大埔渡江夷道刊木憑陵險阻以衝其腋分守嶺東左
叅議馮君臯謨與鎮守廣西副總兵王君寵監統之攻
克烏槎等九村及圩嶺等寨前哨由饒平北入分巡嶺
東僉事張君冕與瓊雷叅將門君崇文監統之簡奇兵
三千為左哨控扼要地防遏海倭統以惠潮叅將張君

四維仍令與前哨夾擊攻克石湖馬岡等巢寨後哨督
賴家營以扼其亢則分巡嶺西僉事皇甫君渙與肇廣
叅將鍾君坤秀監統之攻克小靖埔坪等巢寨右哨由
大埔胡料鄉以掣其臂則分巡南韶僉事賀君涇與潯
梧叅將祝君明監統之攻克白堠吳家畚等巢而饒平
連結大埔之湊遂摧折矣公先榜諭令賊能俘賊者俱
准報功給賞是後右二哨計擒蕭雪峯以獻璉勢益孤
思遯海而震疊無措中及前左三哨麾兵齊進其徒遂

給璉擒之及其謀主李逢時歸於我師賊帥偽都督詹世旺等皆攜偽印以降適王伯宣統衆數千人入府城下公密運籌使守巡及知府何鏜分兵執之即磔伯宣於市觀者騶抃稱快倭奴暨璉殘黨俘馘無算巢穴次第悉平潮民始出湯火云是舉也四月十八日始臨寨行誅迄五月十三日獲璉而告武成信神速矣哉昔齊伐燕五旬而舉之自說人力不至於此今也不決旬月而賊酋自縛大類炎帝之世夙沙來歸而堯戰丹水舜

征有苗風斯下矣於是有司稱賀公遜謝曰我聖皇天也肅將天威惟恐不副敢貪功乎於是馮君立碑紀功乃授簡俾予載筆猗乎公承天命克襄天功而不居可謂至矣嘗聞進賢之北湖肖二曜百川歸之涵混天碧有日月得天之象焉公實鍾靈挺生履星辰而上之其在今哉輔成天德丕寧萬國既昭萬世無疆之休則垂萬世無疆之問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此之謂也

重修德化寺碑銘

沈鍊

道也者自動自靜自闢自闢孰得而思維之能思維其所不能思維則通乎道矣故道有盈虛有消息陰陽之義也儒佛之論興而道益以晦道未嘗晦而人見之晦也夫道何嘗無儒與佛亦何嘗有儒與佛謂儒為盡道非也謂佛為非道亦非也世教之盛則道緣於儒世教之衰則道緣於佛故道無所不緣豈惟緣佛緣於衆庶緣於小人道也者天也天之將滅小人耶則稔其惡矣

小人之惡不稔則聖人之德不昌故霜霰積而陽春生矣西極晦而東方明矣今之時世非耶保安新城東上德化寺天順間有僧天然創之其徒圓達繼之而圓達之徒德鑛復建天王鐘樓并碑亭三座德鑛性淳實有佛行始余謫遷即卧病其中謂余有忠義大節朝夕顧視為切至而余宗子應璧業儒是燕趙名士率諸弟子數十人讀書於其精舍因屬余為碑文記其大畧予曰茲非鑛所思維者此道將緣佛而興儒者之化使余得

推明聖人之意以警將滅之小人豈不有自然者哉因
不辭而文於其碑而且銘銘曰

燕趙之際秦郡上谷州為保安潔陽是躅己巳構變辛
未發足五百之年神貺其輻雞鳴翹首八寶潛育三川
盤旋會於坤復佛舍曜祥神宮展錄儒行光明章甫雲
簇寄跡雙林揚聲九牧大悲救難小隱卷曲車行彭彭
馬亦何跼擒彼六賊惟神之屬吾斯銘斯非鑛也獨

宗子相祠碑

王世貞

往嘉靖戊午倭寇起閩海躡福清遂以其勁搗省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而故廣陵宗君子相以叅議得西門西門最為省要害郭外之氓叟婦稚跳賊而求入者踵相齧也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乘之下令毋內民內者坐軍令宗君謂奈何遂拒吾赤子而委之賊且賊遠未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欲設難難宗君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宗君又謂吾赤

子奚擇奈何遂拒其饑者而委之賊賊又必不能為百
日攻也於是大帥之難窮而宗君遂大開門縱其入諸
見阻他門者亦轉旋而入凡數萬計宗君度入且盡徐
徐治守具而出竒以創賊賊竟逡巡遁走於是宗君之
聲稱冠諸道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政竟用積劬病周
歲卒當宗君之為叅議副使而汀守徐君某以事趨幕
府故善君因得從君遊其遊輒於西門之烏石山山有
薛老峯鄰霄臺蟠桃塢之屬皆道聳深秀昔人之所詫

以為靈仙窟宅者宗君樂之間謂徐君曰天地大矣而有茲山為茲山億萬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則又曰吾去吾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哉蓋宗君沒之十六年而為萬曆之丙子徐君自謫起數遷而為其省之叅政以至按察使嘗經行西門咤嘆曰此故宗君所入避寇吏民道也指謂其父老若猶記宗使君否父老涕洟淫下曰微公言吾能忘宗使君其為人長者稍出而謂郭外之民記宗使君否則大戚中

有號哭者曰微宗使君而不肉於倭寇者幾希且吾猶使君子也更問徐君宗使君不幸而夭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使君所活詎止數萬人其後何若徐君亦泣而不能答以宗君之無子也則相聚而泣其頽者曰吾聞之朱仲卿而以桐鄉民愛之故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桐鄉及死而其子葬之桐鄉西郭民果為仲卿立祠歲時祭不絕今宗使君無子獨不能捐西郭之咫尺地以祀之而視其為若教氏之餒乎哉徐君乃曰無庸也

吾不忍以宗使君故損汝曹橐乃搜贖錢之羨與學匿租百五十金以為祠費行地而得烏石之址喜曰此故宗君所屬神游地也其必食矣於是閩令裔先丞從周受工焉為堂三楹牆繚之出石橋而門與西山對復得傍寺僧之匿田供歲祀其民以時禱祈者勿禁徐君乃走書及狀而屬世貞曰請假子之一言以示永久余謝不敏則謂韓退之嘗誌柳柳州之墓而又記其羅池廟以知柳州深也今吾幸辱宗君知亦為之一誌其墓矣

宗君文當不下柳州故嘗為要官而外除亦畧相同其
遷地之近與賜復之易宗君雖若少勝之乃其年與其
後不及也獨所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毋論宗君
無之而烏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不忘與徐君之獨居
厚也非若所謂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也已余文
固不敢望退之其何能辭乃記其事報徐君而復為樂
章一以迎送神俾刻之石其辭曰

築宮兮嶽岑望烏石兮參差桂棟兮玫瑰垣薜蘿兮繚之

藜百馨兮廡門攬遊條兮橋池黃流兮灌壑實籩兮肥
粢氓紛紛兮若困靈何為兮延佇倩覲飾兮前舞靈徘徊兮心獨苦秋蘭兮紫莖濯清泚兮流素馨靈翛然兮若來獨流昧兮友生風謾謾兮茄帶恍若襲兮靈之袂
彷徨兮不得吐將兩誠兮冥會夷猶兮澹忘惆悵兮日
將暮金支蕩兮迴照霓車鞞兮澤霧朝汎兮歐冶夕栖
兮丁戊靈之格兮羣愉靈之逝兮我憂吻滄海兮不波
東金崎兮使安流懽莫懽兮百年樂莫樂兮千秋

正學書院碑

劉文卿

婺州之崇正祠勝國時行省中書請而秩之祀典我朝
憲廟復詔建為祠故四主宋何先生子恭元金先生吉
父許先生益之王先生會之皆鄉人服元晦之學議述
多行於世楓山章先生澂人也力學玉山之陽與一峯
之徒相權輿郡國旌其澤祔於廟春秋比之釋奠然庶
櫛園道無有也其址赭城右翠翼巒環縈松谷舒其西
脉紫室映其北垂烏溪騰帶永水盪胷引湖鑿汭匝為

近襟遠眺信安諸峯綢雲浮玉風土靈潔信名賢所都
居也張君來守是邦暨余祀故祠瓦堦木刊二三先生
且暴露歸土偶矣士莫愛道及此數耶揚子曰匪伏匪
堯禮義哨哨其先有衣冠言行而可遷則豈在思遠規
賤儒懼枯也走秦魯趙衛之郊求止也聞至言指簡易
相率而駭如爰居恥祀一二門牆之人其心畸行畸曰
盡偽事也不知教人之無類也道若川若途有贊矣有
和矣茫昧於中道而戰癘交集易之繫禮之庸士尚不

能明而斤斤闢三諦之業烏在服其心而與之甚矣今
天下數士病道也燕雀不忘故都士居先生之地而興
起易動習尚易墮信之則祖父之戒諭佩之則青出於
藍也世無河汾之席董薛逸少之響不必應時乏北海
之門中遠鴻豫之徒不必覩造士有塾塾有期期有課
課有高山之仰亦或王之席而鄭之門也張君於是占
氣審食建襲經之閣布編蒲之牖屆於玉池為堂二廡
二亭一龕一藏一徒室百十有六肩牆百有十丈壯哉

祠之周也周哉祠之壯也閱歲績用大播無懸甕之文而有鍾離之治其岫然塑繪若衣冠言行之侔具足以振隱淪之脉而興百世之風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耳六代之樂者言必及雅吾大張其戶庭而彼焉巧於岐路往者不拒來者不追冒僭王之譏而黜非服之儒則吾所謂待能者也詩曰維彼鶻鷁載飛載鳴而月斯征而日斯邁彊不息也學士何不反其窳溺者而精進道不可離也不自顧其鳶魚之察而川上之逝終食顛沛造

次胥與役也其功日益岐而性日益昧乾坤簡矣易矣
夫婦之與知大人之不失學士胡不格物而識之童習
白攻非盡牽耳目也如是則內照不殆不殆悅不畫矣
正我之習而無以相似窮彼之是而無以相是令二氏
之自見也其無以與孔孟爭造影也外道將自降此非
吾之言而聖門之言聖門之言先生不以為不我似也
則學士何不學其學人其人而相與一變之為快也張
君輒然曰圖之此其時矣甲戌之歲紉相翳明天下萬

宇俱廢斯土佳氣鬱葱而余首其事熾於宋元而燄燄
若生不是過也嗚呼百家禮樂可燔乎而濟南吃其餘
訓學徒庠塾可滅野可祭乎而東山新其往蹟使夫士
與士言義大夫與大夫言政其化速矣而天下往吾以
是知斯文之不地也乃銘曰

適彼象賢居城之東塹苔碣蘿庭蔬踰紀如川閱水幽
谷莫響惟守於行以古傳祀幅富捐甘峙梗編茨跨堂
密宇華觀丹楣周垣四葺基樞相經古則膠庠今也惟

聚廬洞千羣鶯湖問系士說師經漢詁晉訓蘭芷紛如
四科競入子駿輕移景伯條例祀由光國學莫愆家周
衍無知鸞嶺外驅無文猶興地德參禎背白石之仙蹤
祖雲黃之堯阿面雙流之清直奠海沙之敞宮攢林織
坳野時承隅審勢宅休累世誕貞景止五賢功阜一人
純德純師是邦之君勗哉子衿蓍籍振纓母為鷓斯大
道蕩平

海棠祠碑

吳時來

海棠祠祠宋臣淮海先生秦觀也在橫州郊西之海棠橋側即先生故所寓地後人高先生之風為亭其上又改為書院實與祀典未載初橫人以先生風義有益於其鄉之人合祀於是祀先生於鄉賢議者以事先生不宜以鄉乃又祀於名宦既又以先生編管也處非所據於神未妥二者皆非所以康先生也推先生之志即生而血食之將舍而棄去復奚後之祀不祀羨耶從後觀之謂先生為橫人可也莫土非吾也謂先生為名宦可

也人有餘思也嘉靖乙卯南海高君士楠來守州事因
亭宇圯壞方積需謀為修之適先生之後人有秦某者
以靈山丞過橫復以請於高君乃為之立棟宇築垣牆
將迎先生主祠其中於是議專祀今之論先生者曰詞
人詞人甚又沉迷禪旨以寫佛書為徼者所垂致流竄
無寧日吁誰從而論先生之世耶先生初為編修與蜀
黨諸君子忤時宰章惇輩乃御史劉拯承意劾其修實
錄詆誣被謫處州實與范祖禹諸人同既而以寫佛書

徙柳州既而徙橫州徙雷州益憂憂乎靡有寧處唐宋
以來高修操厲之士半入禪家而趙清獻二蘇公黃魯
直諸人乃其尤者豈學道未純而好高異之心易投難
拔亦不覺其深入歟及觀逆旅集海棠祠有本無本等
語乃知先生之叅禪皆其居困之時借以解外紛以舒
其抑鬱無聊之意而實未嘗有害於吾道也若致患之
因即不寫佛書其遷徙猶是也不究元祐碑中諸黨人
寧獨少游耶乃為之歌曰

歐歎肪脂宅南方臭肥滅鼻幽以芳山澄水碧清夜光
奎婁錯落燦文章舌筆之吐離毫芒危難之安思所傷
委命大郭托醉鄉含孕苞元極橫洋閩閔靈室配崇岡風
流後嗣宜久長

忠節廟碑

陳栢

按西關志挿箭嶺舊有忠節廟云嘉靖庚申余自職方
出備井陘志事迺秋八月提兵由曲陽縣趨倒馬關遂
駐挿箭嶺守焉九月又由浮圖峪走紫荆關得備觀蜚

狐諸隘口蜚狐者今廣昌縣也其年敵擁衆數萬自大
同入掠朔應忻崞諸處十餘日始遁去余乃督諸將整
兵伺之兩閱月乃還凡所歷有倒馬祭刀曬甲諸石皆
宋將楊六郎遺跡始余按嶺之明日即其廟掃而拜焉
其前題曰宋良將楊六郎祠者蓋宋高陽關副都部署
加團練使楊延昭之貌其後寢所祀土人稱令公者則
宋贈太尉代州刺史楊業也旁復肖其貌有七皆捧胄
執戈凜凜然猶有生氣尚欲搏強敵而噬之者詢之皆

云令公有子八人其稱六郎者則延昭也余初至倒馬關亦謁其祠未見題有忠節廟碑立馬欵歔者久之今至祠下摩挲所謂挿箭石其遺識宛然又未嘗不拊髀而歎也余讀宋史業本北漢舊臣初名劉繼業方其主繼元來降業猶據城苦戰太宗素知其勇欲生致之繼元方遣親信者往諭業乃北向再拜慟哭釋甲而往見馬帝喜且厚慰之復姓楊氏授大將軍尋晉為代州刺史卒副潘美以破遼師拔雲應寰朔四州至號楊無敵

使遼人忌之望見旌旗輒引去及陳家谷之役乃為護軍王侁所迫業已度其不利且謂美等幸張步兵於此以相援也及退趨狼牙村而侁等已麾兵却走矣業乃撫膺大慟猶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尚手刃十數人遂墜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復三日不食乃死於乎若業者謂之忠節非邪真宗咸和之際其子延昭復以團練使守高陽關契丹之侵遂州也衆以城小莫不色懼延昭乃集衆登陴固守以候援至且汲水

灌城悉為堅冰城賴以完今所遺插箭及祭刀諸石土
人談之烈烈如昨日事凡水旱疾病有禱輒應是延昭
之忠憤猶有存者余獨怪宋事以延昭輩為將而寇準
方力主親征使真宗不為王欽若所惑則燕雲十六州
可唾手以復奚啻僅僅為澶淵之盟邪後世子孫又何
至南渡如靖康也我國家奄有四海威震朔漠蓋嘗三
犁北庭矣今天子明聖神武以文惠綏宇內其有弗庭
者輒出師討之曩余在職方嘗檄諸邊帥願以長纓繫

單于之頸而致之頃者視師關西即與諸將士繕城練
兵矢心以破北敵諸將士亦攘袂思奮因慕楊氏父子
遺烈慨然想見其人恨不與之同時親覩其戰功如宋
史所云已為之扼腕顧瞻茲地乃素所馳歷以樹勲名
者又可使之泯泯無傳耶乃命守備李著伐石紀焉且
改題其額曰宋良將楊父子忠節以告來者云

東吳靖海錄

徐縉

吳水國也濱江帶湖東漸滄海當倭夷孔道蘇之崇明

邑尤斗絕治海中所轄地皆離立水面非帆棹不通故
稱各沙云風氣澆薄民俗輕悍習於濤波之阻狃於漁
鹹之利寇鈔讎殺日尋干戈雖復約束以文吏鎮壓以
戎行而法久弊滋綏禦無方率三十年一遘大亂如劉
通如施天泰如鈕東山如董琦侯仲金玉顧諸賊皆沙
編氓而竊發相望不踰常期咸至用兵勦截屈法招誘
乃克小康良由草薶禽獮不能芟其根株破其巢卵數
載之後醜類日繁凶德叅會則始於盜賣漁鹽中劫奪

商旅馴至罪釁叢積主名顯著非叛逆不能延其喘息
終階大亂斯海寇頻仍之畧也近歲邑之長沙民秦璠
王良王庠宋文晟邵漢顧良徐守正等皆前叛族之黨
裔私分部曲世濟兇醜出没江海盜販流劫為日久矣
兵備憲司屢檄州縣招撫之不肯降自分不赦益嘯聚
亡命羣盜鑄造兵器樹立旗號偽稱靖江王內自太倉
諸近地外自大江千里間白日殺人燒劫市鎮剽掠賈
舶不可勝計沿江瀕海之民騷然奔竄而斥候捕邏之

士莫敢誰何遂乃邀截運艘戕殺兵吏騰播妖言無所顧忌蠱屯豕突勢漸獷猖嘉靖庚子春兵備副使王君儀遣官討捕州判石巍千戶周朝卿等違其方畧並致喪歟於是巡撫都御史松泉夏公巡按御史蒙泉趙君上疏請師誓圖勘定上為之震怒切責內外守備重臣及江防諸司逮繫僨事者下之詔獄仍勅本兵依今少師大學士桂州夏公在諫垣時所論建置江淮總兵官以專戎務乃擢都指揮湯侯慶為前軍都督充巡捕江

淮總兵官嚴期討賊冬十月湯侯垂傳至吳與夏趙二
公泊操江都御史王公巡江御史周君親臨太倉相度
賊勢叅酌機宜協贊軍務若夫興發資儲整勅戎器戈
船砲艦長棘勁弩艨艟百艘飛騎萬楫則夏公徵集之
招徠勁勇選練驍敢妙簡偏裨撫循列校虎士千羣魚
麗九變則湯侯訓齊之明賞罰之條舉激揚之典制中
權之謀建廟勝之策則夏公與趙君運幹之扼長江之
險控千里之勢增守禦之防恢掃蕩之畧則王公與周

君襄贊之用能號令整齊憲度嚴肅資械山積人心颯
奮固已不戰而奪之氣矣十六日小遇於唐子口擒其
獠首縱其奔逸示以先聲決我全勝十一月三日大軍
出劉家渡口賊勢銳甚海鯁巨艦長蛇堅陣彌亘聯絡
螳怒鷓張其渠魁皆緋衣金帶鼓吹儀從談笑揮霍指
顧拒敵我師則長帆蔽空玄甲晃日雲翔鳥集之隊龍
驤鷹揚之校開闔左右變化若神既接戰湯侯親秉白
麾往來督策呼聲如雷海水飛立神鎗效靈竒績先著

戰自朝至日中晷賊徒殲焉臨陣斬馘賊首秦璠等四
人賊從二百餘人傷溺者二千餘人齧屍沸血洪濤為
赤惟王良以三舸逃歸長沙翌日副使王君密遣辨士
陳熙持賞購榜諭曉說賊首小宋文晟捕斬王良贖罪
取功十一日小文晟果等猶屯結未散越二十五日湯
侯乃以副使王君行營諸哨開帆大洋直擣長沙焚其
巢窟夷其險阻荏苒符篠蕩鞠為灰燼斬首四人捕虜二
百餘人鯨鯢戮於淵渚蛟鱷尸諸藁街累年黥逋一旦

掃滅三軍凱旋萬口稱慶臣盡其算畧無所牽掣協心
同慮克樹大功海甸寧謐永無東顧之憂海隅蒼生奠
安衽席之上者數公之力也至若軍興而民不知擾寇
熾而列城安堵俘馘千計而不及於無辜資費巨萬不
出於征斂則又巡撫公之雅量操江公之遠畧巡按巡
江君之風裁太守馬侯之廉能節推陳侯之明慎處分
經畫切中事機之所致也洎夫元戎湯侯副使王君偏
裨列校竭忠宣力經文緯武勞績茂著之先後則有聖

天子賞功之典在辛丑之秋南岷王侯以名御史來守
吾蘇下車旬月政教大行乃謂節推陳侯曰蘇維畿輔
重地意外之防莫切於此海沙之寇顧茲偉績誠宜請
於立言鉅公鋪張揚厲銘勒貞石樹之海壖如銅柱故
事以昭示於無窮庶幾有所懲勸謂縉郡人也聞見所
及諒得其詳猥托以序述不獲辭遂錄其實如左

明文海卷六十九